

香港的優勢與大灣區的錯位發展

陳廣漢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與珠三角之間的經濟已經從產業之間垂直分工向產業內部的水平分工轉變，經濟關係也從早期比較簡單的合作進入合作與競爭並存的階段。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香港需要提升傳統優勢，打造新的競爭優勢，提升在區域發展中的地位和功能，形成合理的區域經濟分工，實現錯位發展。

金融、貿易和航空業是香港經濟的傳統優勢產業。國家提出要在「十三五」時期將香港建成人民幣離岸業務的樞紐，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大灣區的主要城市都十分重視金融發展，深圳致力於打造多層次資本市場、創業投資為特色的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進一步強化資本市場和金融創新的優勢，建設與香港緊密融合的金融合作先行區。廣州將側重於建設以銀行、保險及財富管理為重點的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着力提升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和輻射能力。澳門正在圍繞構建葡語國家商貿服務業平台發展特色金融。

香港金融業具有主導地位

在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的分工和合作中，香港具有主導和核心的地位。香港的金融業可以利用前海、南沙和橫琴自貿區建設提供的機遇進入內地，拓展發展空間，促進內地金融改革和開放；利用「深港通」，推動深港兩地資本市

場融合發展，提升香港資本市場的輻射能力；通過與珠三角合作，打造人民幣國際化的境內橋頭堡，支持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樞紐建設，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貿易在香港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香港的集裝箱和貨運業務在達到高峰後，近幾年有所下降，但是2016年仍然保持了2011.4萬標箱的水平。大灣區港口業務巨大，2016年深圳、香港和廣州的集裝箱就達到6914.29萬標箱。在大灣區的港口業發展中，香港要向航運金融和保險、船舶租賃和中介、海事仲裁等高端服務業發展。在航空業發展方面，香港應該扮演亞太和東南亞樞紐空港的角色，打造優質和便捷國際航線網絡。廣州白雲機場是國家三大航空樞紐之一，主要定位還是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

要在國家和粵港澳區域發展中求得新的發展，香港還需要打造新的競爭優勢。中國內地的對外開放已經從「引進來」向「走出去」與「引進來」相結

合，從資本輸入向資本輸出轉變的新階段，這轉變為香港帶來機遇。國家商務部關於中國對外投資的數據顯示，廣東是對外投資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香港是內地對外投資最為集中的地區。

近年來，內地企業通過其在香港設立的平台公司進行國際投資和跨國併購。到2015年為止，內地對香港投資的存量為6568.59億美元，佔內地對外投資總額的59.8%。2015年，中國內地對香港地區的投資流量為897.9億美元，佔流量總額的61.6%，同比增長26.7%。這一年，中國內地企業共實施對香港地區企業的併購126起，涉及金額44.8億美元。中國化工橡膠有限公司52.9億美元收購意大利倍耐力集團公司近60%股份，上海復星國際集團25.2億美元收購美國Ironshore保險公司100%股份，中石化集團13.4億美元收購俄羅斯西布爾控股有限公司20%股份，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0億美元全資收購澳大利亞John Holland Group Pty Ltd等項目均是在香港通過再投資完成的。

港可扮演「雙向開放」新平台

隨着內地企業大規模的對外投資，香港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較低融資成本、資金的自由流動、國際商業網絡和

國際化的專業服務，使其成為內地企業對外投資、融資、併購和國際經營的平台。這是香港可以打造的新優勢，也是內地許多城市不具備的體制優勢，發展潛力巨大。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製造業與香港的現代服務業相結合，可以促進珠三角港資企業的轉型升級，推動珠三角「香港製造」到「一帶一路」的東南亞國家建設產能合作園區。在內地企業「走出去」過程中，香港可以扮演「超級聯繫人」和「雙向開放」的新平台。

助港服務業進入內地市場

政府在提升香港傳統優勢產業競爭力、培育新的競爭優勢和推進大灣區建設中，具有積極的作用。政府可以通過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涉及不少跨境基礎設施的建設。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將於本月內全線貫通。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大有作為

陳曉鋒 法學博士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寫入總理李克強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此契機下，香港可以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引領區域發展，引進更多商機，帶動經濟發展。在「一國」的優勢下，香港的發展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內地的龐大市場為香港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兩制」的保障下，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保留普通法體系，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持貨物和資金自由流動，成為內地和外國之間商務往來的重要平台。

第一，香港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完善的自由港經濟體系。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奉行企業自主和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進口及出口貨物毋須繳付任何關稅，亦無任何關稅配額或附加稅。香港自1995年起

成為世界貿易組織創始成員，商業政策也建基於世界貿易組織奉行的多邊貿易制度。隨着國家「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等重大戰略的推進，香港自由港和國際化的優勢將愈發凸顯。

第二，香港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從地緣條件上看，香港位於東亞大陸南端，是一個天然的深水良港；同時，由於香港背靠珠三角平原，能夠獲得一定的經濟腹地作為支撐。聯合國發佈的《2016世界投資報告》表明，中國是全世界排名第二受歡迎的投資目的地。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去年歐盟28國對華實際投資同比增長41.3%。香港靠近內地，語言相通，又有優惠的雙邊稅務安排，也是內地投資者進行海外投資的首選地點，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第一站。

第三，香港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具有融會中西、包容多元的歷史文化。香港中西文

化薈萃，傳統與現代文化互相融會，不同國籍的人士和諧共處，互相尊重。所有宗教、種族的傳統和習俗在香港相互包容，反映了香港的大都會氣魄。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基礎，西方文明在這裡找到新環境，西方崇尚自我實現的精神，與中華文化中的「禮」、「義」等道德倫理並行不悖，原因就在於中西文化在香港找到了溝通相融的途徑，對香港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對港人生活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未來，香港將增建機場跑道、跨海隧道，增建包括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在內的5條鐵路線路，完善鐵路網，未來數年內香港與內地的連接口岸將增加至9個，使粵澳與香港形成更緊密完善的交通聯繫，未來香港將成為大灣區的海陸空交通樞紐，建立更大的自由貿易平台，為中國引領全球化作出更大貢獻。

特赦不會帶來真團結

柯創盛 香港群策匯思主席、立法會議員



「修補撕裂，團結香港」是重要的，「政治和解」也是不少人心中的盼望，但「和解」不能罔顧香港核心價值和社會利益。對於民主黨胡志偉及公民黨楊岳橋的「特赦建議」，我是堅決反對的，我更想不到他們如此不珍惜香港的法治。

無疑，法治是香港最寶貴的核心價值之一，法治不是政治籌碼，更不是政治交易的工具。如任何人對法院的判決感到不滿，大可透過既定的司法程序來提請上訴，何必以特赦的方式來推翻法院判決，踐踏法治？事實上，即使特赦能擺脫刑罰，但難道又能夠恢復公義嗎？即使擺脫了刑罰，也洗脫不了罪責的！

「佔中」持續了79天，是香港回歸以來的最大型社會政治衝擊行動，即使事件已結束近2年半，但港人仍然記憶猶新，歷歷在目。我們都不會忘記，「佔中」期間，集會人士肆無忌憚「佔領」公共設施，擾亂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的經濟及社會損失，「佔中」骨幹能夠逍遙法外？

「佔中」結束後，市民普遍期望執法機關嚴正執法，司法機關公正判決，特赦是反其道而行之，並不符合社會的期望，這又如何談得上和解？因「佔中」而被起訴的人士其實只佔社會人口極少數，為少數不當行為而放棄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制度，結果顯然得不償失。

值得一提的是，「佔中」發起之初反對派發起者口口聲聲說「公民抗命」，願意尊重法律，承擔法律責任。惟「佔中」結束之後，市民見到的是這些違法者諸多推搪盡量逃避刑責。今次更赤裸裸地直接拋出特赦，這豈非自打嘴巴，「去飲」之後「不找數」的醜態嗎？

我們必須認識清楚，追究暴徒的刑責是法律問題，社會和解則是政治問題，兩者絕不能混為一談。因為任何政治訴求都不應以違法手段予以變相抗爭，更不能以追求民主自由的理由為借口而進行違法行為。任何訴求都應當在法律規定的範疇內進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有法可依，人人守法，才是社會和解的基本條件。故此，提出特赦，無助社會和解。

垃圾徵費漏洞多 落實細節須慎思

鄧開榮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



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將於2019年落實，環境局早前公佈計劃建議，估計一個小家庭每日用1個10公升垃圾袋，每月需繳費30元，相信市民會因為收費而減少產生廢物及建立分類回收的習慣。

為環保出力人人有責，但整個徵費計劃要落實到位，必須有完善的配套及監管制度。目前，多數香港家庭尚可承受徵費水平，有中產市民更不諱言相關開支連一個早餐也買不到，但對基層家庭及長者而言，每月數十元已令生活負擔上加斤。有中小企也表明，一旦每月要額外支付數百至千元垃圾徵費，他們只能無奈把經營壓力轉嫁消費者。

另一個社會關注點是現時非法棄置垃圾情況普遍，深水埗及

西環等單幢式舊樓密集的地區，家居垃圾棄於街道隨處可見，一旦垃圾徵費後，當局如何避免橫街窄巷淪為垃圾堆，影響公眾衛生？此外，香港近9成住戶居於多層多戶式大廈內，單靠監察、投訴及有限的突擊巡查，以舉證及執法，又能否堵截違規問題？

坊間批評環境局對上述種種問題一問三不知，即使有宏大願景，倘不能以專業有效方式執行，環保概念只會是空中樓閣。距離實施垃圾徵費尚有兩年多，局方切忌再抱持見步行的心態，相反宜多與環保組織、社區組織、志願團體等多作溝通，提出一個人性化及可行性高的做法。此外，當局也要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優化回收配套及擬備長遠人力資源支援計劃，免得垃圾徵費方案千瘡百孔，一出台即成為政治圍攻的犧牲品。

從平等機會看基層勞工之「一假兩制」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剛剛過去之復活節，讓不少打工一族盡情享受幾天紅色有薪假期。但難明的是，卻有80多萬基層勞工不能享有這個所謂的法定有薪假期。為此，擁有40多萬勞工會員的工聯會就此向有關當局請願，表達不平和不滿。希望有關方面正視和公平處理這種「一假兩制」有違常理及有歧視成分問題。

記得早年前，在立法會有工聯會議員提出私人草案，建議政府增加法定有薪假日，爭取勞工同樣享有紅色有薪假期的待遇，即要求目前每年只有12日有薪假增至17日。可是，此一動議最後卻遭到工商界議員的反對而不獲通過，一直拖到現在。

對於商界立法會議員的反對理由，其實是非常牽強的。與其說是增加成本，不如說是對基層勞工的歧視和漠視。因為，目前享有17日有薪假期的行業及從業員達200多萬，他們的工薪比基層勞工高出以倍計。他們享有17日有薪假期就不構成成本增加，反而人工低微的基

層勞工增加5天有薪假期就會構成成本增加壓力，這種邏輯很難令人信服。

一些商界立法會議員反對基層勞工增加5天紅色有薪假期的另一個「理由」，說是會影響生產正常運作和人手調配問題，其實也不值一駁。目前近80多萬基層勞工全屬藍領階層，所不能享有的5天有薪假期都不是行業旺季。如佛誕、復活節及聖誕節的勞工需求和迫切，遠不如春節、中秋節。況且，在有薪紅色假期，工人十之八九都會如常返工，由公司安排他日休假期，完全不會影響生產運作和人手調配問題。

勞工界為80多萬仍未完全享有17日紅色有薪假期的基層勞工不斷作出爭取行動，個人認為是合情合理的，必要的。因為，這80多萬基層勞工都以體力為主，工作時間又長，辛苦和流汗不在話下，讓他們盡量享有多些休假期才合人性。增加5天紅色有薪假期，與其他近200多萬打工一族一樣待遇，一視同仁，並無不妥，並非苛

求，值得全港支持，早日去除「一假兩制」的污名。

對於目前呈現的「一假兩制」，其實有不少勞工界人士反映，可向平機會投訴，解決這個不公平待遇。理由是，大家同是工薪一族，享有有薪假期却長短不一，殊不公平，是歧視80多萬基層勞工。

當然，造成這種「一假兩制」不公平現象的罪魁禍首不是特區政府，而是回歸前的港英當局。港英政府將勞工階層分成不同階級，白領藍領，高薪低薪。白領及高薪者享有全部紅色有薪假期。然低層勞工，沒有任何議價能力，長期受到歧視。

香港回歸之後，勞工階層的紅色有薪假期比之回歸前有所改變，五一、七一、十一列作法定有薪假期。勞工大眾受到關注和重視，連行政會議也有勞工界人士獲委任為成員。然美中不足，仍有5天紅色假期還未列入有薪行列，值得政府和有關方面深切關注和妥善處理。

提前大選能否破解英國脫歐困局？

張敬偉

英國首相文翠珊也要玩政治豪賭了——突然宣佈提前大選，這是否另一場無可預期的危險遊戲？

這一消息來得突然，不啻於前首相卡梅倫作出的脫歐公投。離6月8日大選還有不足兩個月的時間，文翠珊的決定還需議會投票通過。

文翠珊接下的是英國不得不脫歐的爛攤子。雖然她一路解決了關於脫歐的府院之爭，並且開始啟動脫歐程序。但是由於脫歐公投的隨意性，曾經同意脫歐的民眾也開始反悔了，英國脫歐也導致蘇格蘭要再次舉行脫英公投。既然脫歐已是必然，文翠珊就將有將脫歐進程進行到底，而且留給她的時間不多——必須在兩年內和其他27個成員國分割清楚，友好「離婚」。但現實又是怎樣呢——文翠珊遇到了全方位的阻力。

國內全力阻止脫歐

她強調：「最近幾周，工黨威脅要投票反對我們同歐盟達成的最終協議。自由民主黨稱想要把政府事務停頓下來。蘇格蘭民族黨表示要投票反對英國正式廢止歐盟成員身份的立法。上議院未經選舉的議員發誓每一步都要對抗我們。我們的反對者相信，由於政府的多數席位比例太小了，我們的決心就會被削弱，這樣他們就能迫使我们改變道路。他們錯了。他們低估了我們完成事情的決心，我不會讓他們危及到全國數百萬工作人口的安全。」文翠珊表示：「如果我們現在不舉行大選，他們的這些政治博奕還會繼續下去。」

簡言之，文翠珊是以改以守的方式確保其政權的穩定性，以更好地推進脫歐談判，減少脫歐之路上的雜音和阻力。

除了國內遇到的挫折，文翠珊也遇到了來自歐盟的難題。首先是歐盟不容討價還價高達600億歐元的「分手費」，文翠珊

就會兩面受氣，歐盟不讓步，國內不鬆口。其次是歐盟給英國設定了談判「底線」，即不管任何時候，歐盟公民的在英權利都必須得到保證。特別是，歐洲議會強調在所謂的過渡期安排中，英國必須維持現有的作為歐盟成員國的社會管理方式。這就意味着，英國期望的快速脫歐很難實現，要想和歐盟達成新協議也很難，期望在脫歐談判期間管控邊境也不現實。

歐盟設置重重障礙

而且，歐洲大選也面臨着諸多不確定性。如果右翼分子大選獲勝，英國脫歐進程可能更順利一些——整個歐元區和歐盟也可能分崩離析。但是，如果右翼分子在歐盟全面潰敗，歐洲政治維持建制派主導的格局，英國則會被歐盟國家視為反面典型，歐盟各國在同英國談判時會從嚴從緊。作為一個整體，歐盟不希望讓英國在談判中得到更多，以免讓其他成員國也看到脫歐的好處而步其後塵。換言之，英國在歐盟最困難的時候選擇單飛，歐盟不會和英國好說好散。

而這，恰恰是文翠珊的大難題。她作為英國首相，與其說是治國理政，不如說是脫歐談判。內有政敵滋擾、民意攪局，外有歐盟刁難，這樣的首相很難做。

重壓之下，唯有冒險大選——如果保守黨獲勝，文翠珊就可以丟棄之前亂如麻的內政負擔——起碼可以擺脫心理負擔或者說負疚感，去將脫歐談判進行到底。當然，如果大選不利，文翠珊也就相位不保，反而解脫了。她也可以像前任卡梅倫一樣吹着口哨離開唐寧街10號，去過她的逍遙日子。

大選是破解文翠珊難題的靈藥——無論進退都能自如。議會會給她這樣的豪賭機會嗎？